

退回的獎學金

班里的一等獎獎學金評定已經到了最後階段。大勢已定,應該是在副班長張仕和班長李明之間兩取其一。

張仕這幾天正在考慮,要不要找一下學校里的關係活動一下,畢竟一等獎獎學金不是一筆小數目。

恰巧這個節骨眼兒上李明竟主動犯錯誤了。

星期一,第一節課點名時,班里唯獨少了李明。

“老師,李明今天上午沒來上課。”張仕給老師打電話說。打完電話,張仕心中暗喜,上周班里評選獎學金時,自己和李明打不分伯仲,一個是班長,一個是副班長。正愁這次沒把握拿到獎學金呢!沒想到這小子主動犯錯,真是天助我也!

到了下午,輔導員找到了張仕:“你知道李明去哪兒了嗎?他已經一上午沒來上課了,電話也打不通。”

“老師,我也不清楚他去哪兒了。他應該是周末出去玩,忘記星期一上午有課了。”



“沒想到這傢伙竟不分輕重!”老師看上去很生氣。

晚上十點左右,張仕的手機響了,是班主任打來的:“張仕,從明天起你就是班長了。你明天來我辦公室把獎學金信息表填一下。李明已經回不來了……”電話那頭傳來抽泣的聲音。

“老師,李明為什麼回不來了?他怎麼了?”張仕連忙問道。

“剛剛派出所聯繫到學校,說李明在返校的路上,為救一名失足落水的小女孩而不幸溺亡了……”

一陣短暫的沉默。

張仕啜泣着說:“老師,這筆獎學金我不要了,請你把它轉交給李明的家人。我不配,他才是真正應該獲得獎學金的人……”

作者李瑞志:武漢工程科技學院大三學生,全國高校文聯會員,江夏區作家協會會員,已在多種報刊發表文章一百多篇。

娘,你這時候打電話幹啥

我家住四樓,頂層,老房子,一到雨天樓頂便往室內滲水,很煩人。

那天上午,我和一個專做樓層漏水的中年男子登上了樓頂,開始做防水。

半小時後,中年男子做好了防水,一過秤,竟然用了33斤防水劑,我不禁惱羞成怒:“你說二十斤左右,卻用了三十多斤,一斤十塊錢,我得多付一百多塊錢,你這不是瞪眼哄我嗎?”

見我不想給錢,中年男子跟我爭吵起來,引得樓下的人紛紛朝樓上看。

我和中年男子越吵越激烈,甚至鬧到要動手的地步,我打算好了,今天非好好教訓這個口是心非的傢伙不可,弄不好一腳把他從四樓踢下去。

我正要揮拳打向中年男子,手機突然響了,我一看是母親打來的,趕緊去接,言語中帶着火藥味:“娘,你這時候打電話幹啥?”

“小壯,你咋得了,跟你媳婦吵架了?”娘在電話里焦急地問。

我氣呼呼地說:“沒有,我在樓頂做防水呢,說好了用二十多斤防水劑,卻用了三十多斤,想詛我,沒門!”

母親勸我:“小壯啊,你千萬別跟人家爭吵。我給你打電話是想告訴你,你團結因為在外面幹活打傷了人,被逮走了,得蹲勞改……”

突然,中年男子對我說:“我留你二百塊錢,剩下的130元,希望你能抽空回家給你娘買點東西,常回家看看。有娘真好,唉!我娘十年前就去世了,我想孝順都沒機會了!”

作者蔡進步:安徽蕭縣人,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當代微篇小說作家協會副主席,已在中外報刊雜誌發表微篇小說四百多篇。



愛在舉手投足間

接到母親被摔傷的電話,我正在出差回家的路上,只好電話催促當醫生的愛人幫忙在我們家中接診。

車才停穩,我就迫不急待地往家趕,才知母親根本沒來過。又着急催促愛人備好藥和他一同趕往母親家。

母親躺在床上,肩和右臂不能動彈,父親端着湯欲喂母親。而母親卻把頭偏向一邊,不願理會,見我到來,委屈的淚雨終於決堤。

原來,母親是為給我們摘些桃子送去,才在洗手時摔倒的。可父親卻不依不饒,責怪母親本來腳不好使還充硬漢,他尖厲地向母親吼道:“這下可好,桃子沒送去,倒把孩子們拖回來了!他們各有各的事,又是工作,又是孩子,你看你就會添麻煩!”

母親只有忍受疼痛不去打擾我們,也堅持忍着不和父親理論。這些我沒有聽到,是母親哭着說給我聽的。

這能怪母親嗎?在那屬於“半邊戶口”家庭的艱難歲月,四個孩子都要活命、上學。父親在外鎮支教,只丟下母親一個人在家起早貪黑地勞作,早上的清霜,晚上的寒露,侵蝕了母親的身體,才讓她染上了風濕病,腿腳經常疼痛,尤其是變天的時候更容易引發不便而跌倒。

所幸母親並沒有摔斷筋骨。愛人給她檢查、包紮、上藥後,有了明顯好轉。

或許是覺得對母親虧欠太多吧,父親在小翼翼地看過母親的臉後,舉着勺子的手在空中顫了一下,用極其低沉的聲音勸說母親不要誤了身體,一邊將熱氣輕輕從碗中吹開,一邊將湯緩緩地送到母親嘴邊……

此時,我已聽不進母親數落父親的任何不是,對於一生都在學校食堂就餐而從沒往竈邊湊過的父親,眼前的這碗清湯,在我心里應是父親喂給母親最靈驗的藥湯。

我可憐母親,也心疼父親,執意要帶着母親住到我家去調養。父親堅持要照看家里,不願隨行。母親看看父親,一想到他不會做飯,突然忍不住泣不成聲,言外之意是放不下他。

是怕給我增添負擔吧?我最終沒有說服父親母親,讓愛人就地給母親打了點滴,告知父親怎樣照顧母親,並說讓父親受苦了。母親不服氣,沒好氣地叫道:“我都伺候他一輩子啦,這回,我要這個老不死地好好伺候我!”說着,轉涕為笑了,父親這才鬆一口氣,也難為情地笑了。

我突然對這一切肅然起敬。這尋常日子裡的磕磕碰碰,這一粥一飯裡的酸酸甜甜,不就是真真的人生么?今天讓我看到了:我親愛的父親母親,把遮風避雨的保護傘支向兒女後,他們在人生的每一段險灘和每一處低谷,舉手投足間都釋放和傳遞着愛,相濡以沫到老!

作者鄭星:天門市作協



我是格外幸福的父親

清晨,清凌凌的微信鈴聲將我從美夢中喚醒。

打開微信,一個大紅包映入眼帘——滿面春風、興高采烈的顯示“開”。我高興的點開紅包,是99元人民幣。

啊!今天是父親節(2017年6月18日)。這是長子呂榮軍發給我的紅包。他的意思是說,祝願父親長長久久……

我和老伴正在分享這件喜事兒的時候,大兒子打微信電話來了,“爸爸媽媽:今天中午下飯店!”我說:“謝謝大兒子!”

老兒子呂榮亮、老媳婦劉偉紅買了轎車之後,每天接送我公園跳舞……

我和老伴魏洪艷“悟可悟可的”,內心充滿了幸福。這不是一般的幸福,不是比較幸福,也不是很幸福,而是格外幸福!

我和老伴由衷的——感謝孝心的好兒子、好兒媳!感恩改革開放、盛世圓夢的好時代!

特約通訊員[黑龍江·明水]呂世申

救火

着火了,着火了,小馬村麥田着火了!

村治保主任和村長正坐在村頭小飯館里喝酒,聽見有人大聲叫喊,嚇得渾身是汗,立馬推開酒杯,鑽入禁燒宣傳汽車,急忙向出事地點駛去。

村長坐在副駕駛上,抹着頭上的冷汗說,快點,快點,我們千萬要早點到,如果火真的着大了,你我肯定要倒霉,同時還會連累到上級領導。

村長,您就放心吧,我正在換五檔!村治保主任一邊開車,一邊打着酒嗝說。

“砰”的一聲巨響,小車在拐彎時,一下子撞上路旁一顆大樹上,村長“咣當”一聲,便從前車窗的擋風玻璃里飛了出來,“咣”的一下子又摔在車頭的地上,村治保主任由於系了上了安全帶受傷則較輕一些。

緊接着,汽車漏油,突然也發生了大火。救火的群眾立馬圍了上來,大家慌忙把他倆救安全地帶,隨後便撥打了120和119。

大火終於撲滅了,鎮里書記瞭解此事,表情十分嚴肅,連夜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如何處理。

村書記說,我是村書記,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禁燒期間,他們違規喝酒,又是酒後駕駛,出了車禍,與您們大家無關,所以,一切後果理應他們自己承擔。

對。

對。對,我們禁燒人員一致贊同村書記的觀點。

鎮書記聽後直搖頭說,不妥,不妥。會議繼續進行……

第二天,縣里電視新聞報道,小馬村兩位村級領導在禁燒期間,帶頭搶救田間大火被燒成重傷,目前正在醫院重症監護室搶救治療,希望所有禁燒人員以他們為榜樣,同時做好自我安全保護。

作者劉培剛:安徽泗縣烙馍村



荷塘往事

又到荷花飄香的季節了,我的思緒不由得飛向兒時故鄉的荷塘……

那時候,我們村里有好幾個大大小小的荷塘,最大的是村後的兩個,面積約有十多畝。村里人稱它們“藕蕩”。兩個藕蕩緊緊相連,中間僅隔着一條羊腸小道。

每到夏天,兩個藕蕩里開滿了紅的粉的荷花。擠擠挨挨的荷葉,此起彼伏的荷花,飛來飛去的蝴蝶和蜻蜓。微風拂來,清風撲面。那隱隱露出的碧波,就像微微盪漾的酒杯。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

小時候,我和夥伴們總喜歡偷偷跑到藕蕩邊,折一根小樹枝條,去撈浮在水里的菱角吃。或摘一片大大的荷葉倒扣在頭上當帽子,再摘一朵最紅最艷的荷花,右手輕拿花梗,左手呈蘭花指狀,一邊輕舞,一邊“唧唧呀呀”地學電視里唱戲……

我們村水性最好的要數我的爸爸。那時他在鄂州漁場工作,經常要跟水打交道,所以練就一身好水性。

爸爸放暑假時回到灣里,最喜歡到荷塘里游泳。他一回來,我們就可以打牙祭了。他跳進水里,三兩下就弄出一大堆雞頭苞杆、苞苞頭、蓮蓬等。那時候,我們最喜歡吃苞苞頭了。

當爸爸爸爸拖着一大片雞頭苞杆回家時,小夥

伴們都會來幫我們家剝雞頭苞杆。杆上的刺又細又密,不小心就被扎得哇哇叫。可為了吃上美味的苞苞頭,我們樂此不疲。剝杆的小孩都能得到爸爸獎勵的苞苞頭,不會剝的小小孩也有份。媽媽總是說:“一



個人吃了一人香,百人吃了百人香。”

午飯時,媽媽會端出一大盤散發着誘人香味的雞頭苞杆來。這道菜總是讓我和哥哥垂涎欲滴!我和哥哥都喜歡端着滿滿一碗飯菜,到灣里涼快的巷子,去和夥伴們

換菜吃。有一次,一個小孩因搶我碗里的雞頭苞杆,不小心把我的碗打翻了。我嚷着要他陪,但媽媽卻拿來布條給他包紮劃傷了手,滿眼都是憐惜。

荷塘邊記憶最深刻的往事,發生在一個

夏日的午後。

那天中午異常悶熱,我趁大人們睡午覺了,和隔壁的姐弟倆偷偷跑到村後的荷塘邊。我們摘了荷葉頂在頭上,坐在岸邊,把小腳丫放在水面,別提有多愜意了。

隔壁的小弟弟可能嫌他的荷葉不夠大,跑到兩塘之間的小徑上彎着腰去摘水中的荷葉。這時,小徑那頭有個姑娘牽着一頭大水牛走了過來。

我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正準備喊小弟弟快跑時,那憨姑娘牽的大水牛已朝小弟弟衝過去。只聽到“撲通”一聲,小弟弟就掉進水里了。憨姑娘牽着大水牛揚長而去,似乎這一切與她毫無關係。

來不及考慮,我迅速沖到小徑上,跳進水里,雙手在水里拼命地摸索。幸運的是我很快抓到了小弟弟的胳膊並把他拉出水面,他姐在岸上拉,我在水里推,終於把他弄上岸了!

我長吁了一口氣,冷靜地帶着濕漉漉的小弟弟和嚇壞了的小姐姐來到離水塘遠遠的土埂上,吩咐小弟弟坐在太陽下曬干衣服。後來我們三人是偷偷跑回家的,生怕大人知道今天的事情。

從那時起,我開始對水塘有了一種敬畏之心。從此再也不敢和小夥伴們偷偷來玩了。總要有大人在一起,才敢來採採荷花、蓮蓬等。

後來因爸爸工作的調動,我們家搬到了一個小鎮上。從此,那兩個並肩牽手的荷塘就只在我夢中開着花朵,飄着清香了。

又是荷花飄香的季節,我懷念純真的童年,淳樸的鄉親,懷念那飄盪着美好與純粹的荷塘……

作者余悅妍:湖北團風縣益民小區